

《墙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墙基》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9026

10位ISBN编号：7020069029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王安忆

页数：3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前言

短篇小说在我并不是十分适合的体裁，所以当数点排列，发现竟有一百多篇的积累，就感到意外了，不禁要认真检讨写作短篇的经过和得失。漫漫回想，写作短篇小说大约可划分如此一些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写作的起步阶段。和很多写作者一样，短篇小说，尤其写儿童的短篇小说，往往是用来做练习，因内容浅近，篇幅轻巧而比较容易掌握。我第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少年文艺》，六千字数。在第一次写小说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工程，根本顾不上结构、布局，单是要编圆一个故事，就很费周折了。那种三百字一页的格子稿纸，十张三千字，二十张六千字，厚厚的一叠，颇有些份量，相当的成就感了。在写了几篇六千字以内的儿童小说以后，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所谓成人小说，《雨，沙沙沙》，也是六千字。此时，在六千字内，似乎调停自如：开局，展现，高潮，收蓬，多少有些套路，只是不自知罢了。事实上，这对于我已是个极限，超出这规模，恐怕就不怎么好收拾了。我说《雨，沙沙沙》是成人小说，从文学的角度，小说也许不能分“儿童”与“成人”，但在具体到个人的写作处境中，这个区别还是有意味的。儿童小说中的教育目的不可否认，特别是当我在《儿童时代》杂志社做编辑，去小学校调查、采写、收集意见、组织活动，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尽管小说只是业余的写作，但不可避免地，现实的学校生活提供了针对性的主题，这些主题的范围有限，同时和我的个人经验也有一定的距离，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我，儿童小说还不能完全算作小说创作，它们更接近于习作。

《墙基》

内容概要

《墙基》收录了王安忆从1978到1981年这几年里所有的短篇小说，值得细细阅读，也值得久久珍藏。《长恨歌》可谓是王安忆泼洒文字的极致，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而与她的长篇有着显著不同的短篇小说也有另番味道，每个小说每个字都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没有强求，安静从容，是真性情的流露。

作者简介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任乐队演奏员。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调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编辑。1980年入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因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等雯雯系列小说而引人注目。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著有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尾声》、《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等。其中《本次列车终冬》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获1981-1982年和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作品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

《墙基》

书籍目录

自序：论长道短平原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黑黑白白花园坊的规矩变了小蓓和小其雨，沙沙沙这是不是那个……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小院琐记当长笛solo的时候苦果新来的教练幻影这个鬼团！今天他十七信任晚上本次列车终点停车四分钟的地方墙基庸常之辈野菊花，野菊花分母朋友军军民民金灿灿的落叶绕公社一周

章节摘录

平原上 一九七七年的大学招生开始了。地区教育局在下面设了好几个考场，老魏是负责城郊大李公社中学的考场的。这一带，老魏挺熟的，淮海战役时，他带的一个连就在这儿和黄伯韬交过手。临死挣扎的敌人，是百倍的疯狂。那次战斗，虽已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但老魏对其中每个细节都还记得。解放后，他偏偏又转业到这个地区文教局，每次来到这里，他就要重温一次那次的战斗，一想到那次战斗，老魏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极年轻的战士，戴着顶油腻腻的、帽檐软不拉塌的军帽，扑眨着眼睛望着他，好像在问：「我们的阵地呢？」 阵地，老魏留心过，找过，他记得阵地前有一条小沟，面对着敌人的工事。而具体的位置却想不起来了，也可能是这地方变得太快，变得太多了，你看，这儿去年还是金黄的麦地，第二年开春便灌上碧清碧清的水，成水田了；今儿这里立起个烟囱，是什么公社农机厂，明儿那边又破土动工，说要挖养鱼塘。反正，老魏找不到当年那块打得翻过个的阵地了。 考试的这天，天不亮，人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大李中学考场，有插队知识青年，有回乡的学生，有走来的，有骑自行车来的，不到八点钟，就把几个大教室都坐得满满的了。大门口渐渐没人了，安静了，教室里开始发试卷了。 老魏却发现门口一块石头上坐着个姑娘，浅蓝色的褂子上，惹眼地系着块鲜亮的红围巾，她双手托着腮，在想什么。 「咋不进考场？」老魏朝她走过去问道。

「我不考。」姑娘没抬头。 「那你……」 「他考，我等他。」 「他是谁？」 「他就是他呗。」 「噢，你们是……」 姑娘抬起眼睛，不满地瞅了老魏一眼，好像说，操那么多心干啥？随即又掉过脸，专心致志地「等」起来。 「嘀嘀！」一阵汽车喇叭声，紧接着一阵汽车起动声，公社粮站里驰出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车上载满了鼓鼓的粮袋，驶上公路，往市区方向开去。姑娘直起身子，轻轻地数着：「一、二……十一、十二……四十一、四十二……」 「是大李公社上缴国家的粮吗？」老魏惊讶地说，「乖乖！」 「这有啥。」姑娘说了一句，又恢复了刚才的姿势，手托着腮，出着神。 可老魏很高兴，一个公社，一个秋季能交给国家那么多粮食，怎么不高兴！要知道，为了这，当年和蒋介石争得可是你死我活哪！老魏又想起了他的小鬼。帽子扣到眉毛上，腮帮子在枪托上都挤歪了，眯着眼稳稳地点射，一边嘴里嘟哝着：「一个不喝稀饭了，两个不喝稀饭了。」在敌人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的间歇中，他常常抱着枪，嚼着一根草根，扑眨着眼睛愣神，问他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打垮老蒋了，咱们现在这阵地是干啥的。」这个问题把大伙儿活跃起来了，有人说，在这造大工厂；有人说，这儿长一年几熟的好庄稼；还有的说，要盖几十层的楼房。小家伙一直没吭声，半晌，才慢悠悠地开口了：「你们说的都好，可都不是最好最好的，我说呀……」这时，敌人又开始在空军的掩护下进行了反扑，二十分钟以后，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被压下去了，我们呢，在敌机的扫射中牺牲了三个同志，其中就有那个小鬼。老魏老是在想，当时，小鬼想说什么呢，这阵地上不是工厂，不是丰产田，不是大楼，那是什么「最好最好」的呢？老魏不觉低下头看了那姑娘一眼，而她呢，送几十万斤粮食，似乎很不在她眼里，她又是要什么呢？…… 老魏离开了姑娘，走进教室。 第一个交试卷的是个高个儿，穿大红球衣的小伙子。他一手交上试卷，一手将蓝制服棉袄往肩头一甩，大步流星地走了，老魏看见那姑娘站起身向他迎了上去。哦，这或许就是那个他。 「是报的那个系吗？」 「当然，自动控制系！」 「有把握吗？」 「要过五关呢！」 老魏又抬起头向窗外望瞭望，只见远处火红的两团，越来越远，渐渐融为一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个穿红球衣的小伙子报考自动控制系，她还支持他……老魏心里不觉有点纳闷，她在考场门口等了半天，看来还可以等他上五年大学，可是，五年大学毕业以后……老魏不由有点责备起小伙子的无情无义了。他为什么不填个农林系什么的，喜欢理工，那么填电力工程系也好，都是眼下农村需要的。他这个志愿，姑娘还支持他？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真是黄狗逮老鼠，管闲事，操心，老魏想想也觉得好笑，不过也许是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缘故吧，老魏特别关心这里的人们的命运。 初试以后不几天，老魏在地区文教局门口又碰见了那个姑娘，姑娘也认出了老魏，笑了，红扑扑的脸颊上出现两个深深的酒窝。她解下头巾，弹了弹身上的灰，便问什么时候发参加复试的榜，有没有李江江这个名字。 老魏告诉她，快发榜了，她等的那个人吗，很可能有希望的。他看见姑娘身旁一挂平车上放了好多铁杵，便问：「冬季搞什么工程啊？」 「挖河，咱们那儿是一片盐碱地，引来微山湖的水就好了。」姑娘重新把头巾披在头上，把两个角绕到脖子后头打了一个结。 看到姑娘火红的围巾，老魏不由想起那个穿大红球衣、要学自动控制的李江江，忍不住问道：「他为什么填自动控制系呢？」 「是我的意思。」姑娘回答得很快，忽然脸红了，又加了一句，「我们团支部的意思。」 「毕业以后可能就回不来了。」老魏提醒她。 「为什么？」

《墙基》

你觉得咱们哪里不配？」姑娘收起笑容，酒窝不见了，挑起了乌黑的眉毛看着老魏，重重地说了一个字：「配。」姑娘把车绳套上肩，拉起车子要走，又回过头来说：「你不知道，咱们那土地有多好。」望着姑娘在渐浓的暮色里远了，老魏心里感到一阵安慰：「她知道，知道这土地好，尽管有盐碱，眼下还没好庄稼。是啊，为了这每一寸土地，为了这土地上有工厂，有丰收，还有更好更好的……对了，小鬼想说的不会是自动控制吧？不，他连拖拉机还没见过呢。」复试的日子到了，老魏又来到了大李公社中学。晚上，他在办公室临时搭起的床上刚躺下，就听见从后窗传来说话声，声音很轻，但在夜深人静中，很清楚地传来。老魏知道后窗外是一条小河。「干这么一冬，微山湖的水能浇咱们的地吗？」这是姑娘清脆的声音。「能。」一个浑厚的低音。「咱们的地也能亩产千斤了？」「对。」「这多好，好吗？」「好。」「咱们想了多少年了，是吗？」「就是。」「你怎么老不说话？」姑娘不满地叫道。「你能说你就说呗。」这声音还是那么稳稳的。于是姑娘又絮絮不休地说了下去：「你想想，前些年，『四人帮』一会儿这阵风，一会儿那阵风，刮得个天昏地暗，把咱们这地糟蹋的！」姑娘忽然噗哧一声笑了，「东头五保户爷爷，一提起『四人帮』就生气，老骂他们是蒋介石、黄伯韬，好像这是打淮海似的。」「这有什么好笑的？」小伙子开口了，「这仗打不赢，咱们这土地，八辈子还是这模样。」「真是的呢，」清脆的声音沉静了，「咱们好像一个仗接着一个仗地打，嘿，」姑娘又活跃了起来，「你说，怎么咱们老打胜仗呢？」小伙子沈思了一会儿：「我想，是因为我们是人民，胜利属于人民嘛。」「对，我们人多！」姑娘也沈思起来，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人多，微山湖的水一定能引来，咱们的盐碱地一定能治好，拖拉机也要有，还有菜园、加工厂，我们想到的，都要有……」「还有自动控制、电子操纵。」「对，等你回来，那时候，这里是个什么模样？」姑娘的声音温存了。「那时候……」月光洒在老魏的床前，白花花、亮堂堂的，窗外小河边的谈话声沈寂了，老魏和窗外的两个人，一同沈浸在一种最好最好的向往之中……小鬼，你知道吗？老魏心里说着：咱们打下的大淮海，又经历了一场战斗，又胜利了，可以让好庄稼一茬接一茬地丰收，让大厂房一栋连一栋平地建起，让……还有自动控制。他似乎明白了，姑娘为什么对着几十万斤粮食说：「这有啥。」而李江江又为什么要去学这个专业。复试的那一天，老魏又看到那个姑娘了，她推着一挂小车走过学校门口，没停留，只伸长脖子张望了一下。老魏叫住了她：「喂，你不等啦？」姑娘格格地笑起来：「等，可不能坐着等，坐着等，等不来。」「那你怎么等？」老魏望着姑娘红扑扑的脸问。「得奔着跑着去迎他。」姑娘解下红头巾，往腰里一扎，推起车子，一溜烟地跑了。「迎他！」是迎那个穿红球衣的李江江，还是迎自动控制？不知道，或许两者都是吧。老魏望着姑娘的背影，抹去了脸上的微笑，他走进教室，望着一排排考生。在中排靠窗的位置上，有个穿大红球衣的小伙子，浓浓的眉毛，在眉心打了个结，有棱有角的嘴，沉着地抿着，啊！这就是他，那个青年人！老魏眼前出现了一片土地，人山人海，有火红火红的一点，在全速奔跑着，但忽而又化为一片硝烟，烟雾中，一个在枪托上挤歪了的小腮帮，眯细了眼在点射，嘴里嘟哝着：「一个不喝稀饭了，两个不喝稀饭了……」老魏不知道当年那块阵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小鬼说的「最好最好」的到底是什么，可是他知道，在这辽阔的平原上，有一个青年人，正在为它考着自动控制系。小鬼，你觉得怎么样呢！……

《墙基》

编辑推荐

《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卷1）：墙基（1978-1981）》是作者的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的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本个字定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这就又离开了文本的话题，是渡过我三十年写作的一条河。——王安忆

精彩短评

- 1、因为是早期作品，所以不报太大希望只当做是史料来阅读，略微读了几篇开头的儿童文学之后，竟发现格外的有趣致~后来又彻底被表现文革、知青题材的几篇小说打动，王安忆探讨人之价值每每能反射历史语境与多重思考，真难得。
- 2、所有的小说家都是从儿童文学开始的吗？
- 3、大致翻过。
- 4、很纯粹的感觉。
- 5、早年的短篇 很用力的书写 写起小朋友来 真是好生动 那些对话 现在是写不出了的吧 也许
- 6、相比之王安忆自认为的这一时期所创作的成人文学 还是她的儿童文学比较有意思
- 7、不按时间顺序排列，不注明原始出处，出版社太吊儿郎当了，减半颗星。
- 8、短篇比中篇长篇逊色一些，没有那么简洁
- 9、被档档洗脑了。早期真的是写得不行。就这水平还能得奖？那时候作家都死绝了？就是一个<自序>写得好，还是08年写的
- 10、总是在文章中看到她的名字，老师也讲过她的小说，一直没看，这段时间终于看了，写得不错，越来越喜欢她了，打算再看看她的长篇。
- 11、非常稚嫩，说实话前面那些描写少年儿童的小说还显得有趣些，看得出童心，让我找回了以前看儿童文学的感觉
- 12、前面的看着不错 揭示社会现象的有 温暖人心的有 反省文革的也有 不过后面就略显单调和雷同了
- 13、知青的故事，文革的故事，十分真实，十分饱满，十分纯粹，十分柔和，也十分动人.....

1、《墙基》的笔记-短篇小说的自洽

短篇小说的自洽问题，真的很有意思。其中涉及到对于短篇小说究竟是什么的理解：

1：古典式的短篇想必就是这样自洽，前面的有头，后面必有尾，信息既然产生必然被消耗，这的确是源于它的起源，无论长篇、中篇还是短篇，区别仅在于体量，而结构却是圆融的。

2：现代式的短篇却自由它的“短篇精神”，短篇就发挥长篇与中篇所不能有的优势，它可以是片段式的，不需要这样非要结构完整，也可以是无情节的，完全是意识的流动，总之可以尝试的很多。王安忆的短篇相比较于她的中长篇是稍微逊色的，我在跟朋友讨论时，觉得王安忆可能并非是把它们当成短篇来写，它更像是长篇的片段。这样就给我们一种太满了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没有这种“短篇精神”吧。短篇必有它轻灵的一面，简洁的一面，我想王老师是清楚的。

《墙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